目　录

前言……（1）
对衡阳建党初期工作的回忆……张　琼（3）
回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在湘南的战斗……屈淼澧（10）
衡阳人民支援一九二二年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
　罢工……衡阳市志（19）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衡阳国民党组织
　和工农运动……衡阳市志（20）
省立第三师范在衡阳初期的革命活动……屈子键（22）
有关大革命时期衡阳蒸湘中学的史料数则……许　郁（36）
蒸湘中学与大革命……龙立初（43）
大革命时期农运工作的回忆……龙立初（49）
大革命时期衡阳农民运动史略……衡阳县农调办（54）
关于惩治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刘子直（71）
“马日事变”前后在衡阳……周子丙等（76）
谷子元同志谈“马变”前后的衡阳第三师范……吕芳文等（88）
“马变”前后的衡阳妇运……朱　霞、宋德祥（93）
衡阳商民协会史……肖伯麟（96）
衡阳宝华书局和衡阳新文化书社……罗喻义等（100）
对于衡阳党组织在“马变”前后的片断回忆……邓牧良（103）
我所知道的大革命的前前后后……冯鹤群（107）
工农革命军第八师的战斗历程……衡南县农调办（11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衡阳的清乡……衡阳市志（122）
大革命失败后衡阳地区人民革命武装斗争……衡阳市志（124）
廖市"九二"惨案略述……李　丙（126）
怀念陈佑魁同志……龙　淑（127）
目击陈佑魁烈士被捕及被杀害经过……许茹春（157）
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张秋人
　烈士传略……文戊平、罗新建（166）
蒋啸青烈士传略……欧阳仪（173）
伍若兰烈士传略……甘　基（177）
夏明翰同志生平简介……湘南学联纪念馆（180）
贺恕同志生平简介……湘南学联纪念馆（182）
杰出的工运领袖——王荻同志……本会综合稿（184）
罗子平烈士坚持斗争的事略……杨树发（187）
朱少连烈士简介……衡阳县农调办（190）
杨鹤云烈士简介……衡阳县农调办（193）
革命烈士邱海岚……邱斌强（195）
忠心耿耿的李灿英同志……欧阳仪（198）
丹凤鸣幽谷，肝胆照后人
　——女英烈廖兆凤传略……刘景行（201）
刘留侯烈士传略……江河清（206）
马日事变后衡阳烈士英名录……本会综合稿（210）

前　言

衡阳南联粤桂，北通武汉，扼南北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湘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近百年来，这里经历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也产生了不少重要人物。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衡阳人民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有的甚至牺牲了全家人的性命，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它是衡阳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把这些历史事件的演变和历史人物的活动，真实地记录下来，传之后代，有助于研究历史，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助于教育青年和后代。为此，我们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关于征集、研究和出版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工作任务的精神，决定编印《衡阳文史资料》，让有价值的史料能够充分利用，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

《衡阳文史资料》第一辑主要内容是：反映“马日事变”前后的衡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战斗的历史面貌和这一时期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宁死不屈的事迹，是有血有肉的活资料。这些资料大都是阅历丰富的老年人士，根据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所写的第一手资料，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编审过程中，我们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按照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作如实的叙述，而不加以夸饰、回护和任情褒贬。

由于事隔五十多年，当事者和知情人，在世的已不多了，

幸存者也已年近古稀，记忆力衰退，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资料散失，有些问题难于查证核实，加之我们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提出质疑、补充和订正。

为了保存和积累我市文史资料，为了丰富社会主义文化宝库，我们将陆续编印《衡阳文史资料》。热切期望党内外老同志、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和广大爱国人士，在征集和撰写史料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为我市文史资料工作开创一个新局面。

本辑在编印过程中，得到中共衡阳市委和市政协领导的重视，以及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谨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编　者

一九八三年二月

对衡阳建党初期工作的回忆

张　琼

（一）

一九一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在上海送走了一批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以后，就回到湖南长沙领导革命运动。为了反对张敬尧，曾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游行。当游行队伍冲进了教育会坪时，督军张敬尧便派马队冲散队伍，还打伤了不少的人。这等于火上加油，群众非常激怒，一致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抵制日货就必须驱张”的主张，使运动很快掀起高潮，由长沙推向全省，影响全国。这时，毛泽东同志率领“驱张代表团”往北，何叔衡同志率领“驱张代表团”往南。

当时，衡阳有个进步组织叫“心社”，负责人是贺恕和蒋先云，主要成员有唐朝英、张经武、袁痴等，人数不多，约七、八十人。我同贺恕结婚后，贺曾对我说过，一九一七年暑假，毛泽东和郭亮、夏曦、蔡和森等同志来衡阳，住在第三师范学校，同“心社”关系很密切。

何叔衡同志率领的“驱张代表团”来到衡阳后，住在莲湖。“心社”便同“驱张代表团”密切合作，组织衡阳各界人民声援长沙人民，并在雁峰寺前坪开了一个大会。参加大会的主体队伍是第三师范学校，其他有省立三中，省立三甲工，以及一些公、私立学校。我们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参加这次大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人很少，只有十一、二人，还是偷偷出来的。这次会开得很好，影响很大。六月，毛泽东同志来到衡阳，住在潇湘河街大达利旅社。他亲自组织过一次更大的会，会后，成立了湘南学联。衡、永、郴、桂等二十四县，每县都有个学联干事，工作很快扩大到各县，各县学联纷纷成立。

一九二〇年，夏明翰、黄永明和我等六、七人，脱离旧家庭，跟“驱张代表团”何叔衡他们到郴州宣传，回来时没有在衡阳停留，就径直去长沙。我和黄永明在崇实女中任教，夏明翰等三、四人则住在船山学社。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建团，第一批团员多半都是“新民学会”和“心社”的骨干。我和夏明翰等人就是这次加入的。黄永明等二人不愿入团，不久，便走他们自己的路去了。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写信给衡阳的蒋先云，要他在衡阳建团。毛泽东同志在自修大学召开会议，对大家宣布：从此，我们就是“C．Y”同志了。“新民学会”、“心社”等同时取消。

（二）

一九二一年六月，毛泽东同志离开一师附小，同何叔衡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要贺恕放了暑假即去南京东南大学联系工作，并约定在南京会面，一道回长沙。七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到了南京，向贺恕介绍“一大”情况，并通知贺已是共产党员了，凡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成员都批准入党。还告诉贺：他已接受了建立湘区省委的任务，并任书记。回到长沙，他俩都辞掉一师附小的教学工作，在船山学社自修大学里面展开革命工作，首先是建党工作，把长沙、衡阳原有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成员全部介绍入党。夏明翰本来就在长沙，蒋先云、黄静

源、刘泰、蒋啸青，还有一个姓张的都被叫到长沙办理入党手续，是不是还有肖文，我记不清了。这之后，毛泽东同志又把夏明翰、贺恕留在长沙工作，其余的都回衡阳，要他们成立一个联合党小组，组长是黄静源。

十月，毛泽东同志来到衡阳，亲自指导衡阳的建党工作，姜敬祥、唐朝英、袁痴、罗严、雷晋乾、陈芬、韦汉、江靖邦、夏明震等都是这次发展入党的。是不是还有高静山、谢维俊，就记不太清楚了。他们建立了中共湘南第一支部。这一次，毛泽东同志在湘南学联作了报告，主要内容是讲形势。世界形势讲得多，突出强调的是俄国革命，他号召大家向俄国人学习。这次会，我和何宝珍代表三女师参加了。另外，还召开了支部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要求大家深入群众，团结群众，了解群众的思想和生产状况，帮助群众进步。他反复强调：革命不是靠几个人就够了，而是要培养更多的先进分子参加到我们队伍中来。他要求大家放下读书人的架子，脱掉长衫，到劳苦群众中去，到农村去，特别提到要到水口山去。

（三）

一九二二年春，三女师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建立了团组织。支部书记是何宝珍，她又是学生会的总干事，斗争性很强，很活跃。她公开带领学生到学联，到了家码头，到三师，到几个风景地点闯来闯去。学校不同意这样搞，她同邓金声、肖腾芳等五个代表跟学校辩论，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学校贴出布告开除她们。党支部和湘南学联坚决支持她们的斗争。我是一九二一年元月通过省学联和教育会写信交涉，回到三女师补习一个时期，又实习了半年，准备在一九二二年春同三师的

教育考察团去江浙参观的，因何等被开除，而我已是实习老师，有一间房子，她们便在我房里开会。我是支持她们的，并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校长欧阳雅文。这样，校长便告诉我："你的一切都没有了，包括毕业证书。"学校要赶我们走，我们坚决不走。四、五月间，毛泽东同志又一次来到衡阳，是夏明翰陪同来的，住在湘南学联，忙得很。五月二日这一天，一连开了两个会，上午是支部会，午后是学联干部会，这个会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对我们讲：我国是农业国，又沦为半殖民地，跪着讨生活的日子是不好过的。他号召我们到工农中去，同劳苦大众一道，争取光明的前途。他又谈到如何对待封建家庭的问题，要我们学习夏明翰同封建家庭决裂的精神，但不要都采取挥动斧头的办法，主要的应该在思想上与封建家庭决裂。这次会，时间虽不长，只有个把小时，但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接着，毛泽东同志又赶到三师去作报告，会场设在风雨操场，到会的人很多。我们去时，会场已挤得满满的。我和何宝珍等只得搬几条凳子放在后面，站在凳子上边看边听。这次报告会，从傍晚开始到天黑很久了才散。毛泽东同志讲的是"五一"、"五四"和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号召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学习苏联，团结广大工农群众，努力革命。还讲了许多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容，大家都感到很新鲜，听得津津有味。记得毛泽东同志这次在衡阳还同夏明翰、屈子健、蒋啸青和三师一些进步学生，到东洲船山书院、石鼓书院、郊区平原古墓去看过。本来在去之前，夏明翰到过女三师，要我们一起去，因为何宝珍要坚持上课，我也没心思一个人去。下午，为开除事，我和何宝珍等去学联，毛泽东、夏明翰、唐朝英、谢增邦等同志都在那里，我们的意思是坚决不离

校，最后还是毛泽东同志说服了我们，说的是力量单薄，孤军作战不好，不如暂时撤退好些。于是我就同何宝珍、邓金声、肖腾芳等四个人，由张秋人雇了船，并交给我们一些伙食费，跟毛泽东同志一道去长沙。张秋人把我们送至快到湘潭了才打回转。记得在离开时，张还送给何宝珍一条金链。何对他说："我是决心离开那个死家庭了。"（何原是道州一个地主家的童养媳）我们到长沙时，蒋先云前来接我们，他是一九二一年毛泽东同志来衡阳时带去长沙的，他同夏明翰一起，被派到离长沙不远的铜鼓一个矿里搞工运。

邓金声、肖腾芳的家都在长沙，我同何宝珍就住在邓家，那是个四川会馆。邓本姓金，是她男人姓邓而跟着改姓的。后来，她祖父回四川，她也跟着男人回佳东去了。我们没地方住，毛泽东同志就跟易礼容商量，易说："就住我们这里来吧。"这样，我和何宝珍、毛泽建便同住在清水塘后面一个小房间里，也就是易礼容住的后面的那间房。几个月后，毛泽建便到衡阳三女师读书去了。

除了工作，我们常到国民党左派办的协进中学听李达上党课。李达这次来长沙讲课的时间很长，也在衡阳讲过课，三师的政治经济研究社就是李达到衡阳讲学以后成立的。这个社在大革命以前做了许多工作，宣传很得力。李达博学多才，样子很象列宁，记得我第一次听了他的课后，回到清水塘，还问过毛泽东同志："是不是列宁还没有死？"何宝珍说："列宁早死了，是水晶棺装的，没有埋。"杨开慧告诉我："这个列宁，还是你们衡阳老师请来的呢！"她指的就是屈子健到江浙一带考察教育，毛泽东同志搭信给上海邵力子，要陈独秀派来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夏明翰没有同我们一起回长沙，大概在我们到长沙后一个多月，他才回自修大学。当时，我开他的玩笑："你这个花脸怎么才回来？"他说是毛泽东同志留他搞分支工作去了，因为党员多了，一个支部太大，需要分开成立三个分支，三师单独成立一个分部，支书是黄静源。三中、三甲工、莲湖、成章等几个学校是个分部，支书是夏明震。其余几个私立学校成立一个分部，书记是刘泰。张秋人这时已是全衡阳党的负责人了。

我是在清水塘入党的，是杨开慧、贺恕、夏明翰向组织作保证介绍的，后来刘少奇说他也来一个。

（四）

一九二四年，毛泽东同志参加国民党"一大"后，同郁力子一起到上海办《民国日报》。一九二五年，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到广州去负责农讲所，他想作一段调查才去，因此就回到湖南。毛泽东同志在韶山，深入农民群众，搞农运，搞调查。后来，赵恒惕发现了他，要捉他，于是他便离开韶山到广州。毛泽东同志路过衡阳，时间大概是深秋，戴述人陪他到过我家里。他通知贺恕："中央决定你到广州黄埔军校去当军官，这边的工作交给戴小云。（戴不久就把家从长沙搬到衡阳，住在潇湘女中，以后，他爱人周毓明和我都在此校当教师。）贺恕不想去，毛泽东同志就做他的思想工作，说那边人手很缺，很重要，劝他去，家也可以搬去，还说："开慧已去了，孩子也去了。"他们在我家吃了晚饭后，贺恕便同他们出去了，到第二天才回。我问贺，贺说："陪他们住去了，忙了一夜。"并告诉我："他们已经走了。"

（五）

一九二七年二月初的一个傍晚，我和胡昌衡刚刚从衡阳南乡视察农运回来，黄庆云来办公室通知说："快去参加开会。"我说："洗好脚、换双鞋就去。"黄说："不要洗脚了，马上就去。"我们急忙跑到湘南区委，才知道是毛泽东同志来了。他是考察五县农运之后，翻了南岳后山，在衡阳北乡的庙溪进行考察时，由区委派夏明翰接来的。当时区委书记陈佑魁请毛泽东同志对湘南工作提意见。毛泽东同志先谈国内形势，说有帝国主义在后面作怪，北伐在变，国民党在变，我们党内也在变，要我们注意这个变的形势。后来谈到农运问题时，他肯定那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说国民党对我们有很多意见，最突出的是农运。我们中央意见也不一致，这个问题，必须正确回答。因此，他要回来做些调查，好向中央写报告。他还特别叮嘱我们要站稳立场，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农运。最后具体谈到湘南工作。他指出个别地方注意策略不够，如衡阳、资兴，杀人多了一点，希望区委今后要很好审查，慎重处理。

这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就住在区委值班室，第二天便回长沙去了。

（欧阳仪整理）

回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在湘南的战斗

屈森澄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北伐时，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同志由赣南出发，组织派我任叶挺独立团的向导，带至攸县流田与敌作战，追敌至醴陵后，我军在醴陵蟾湾福音堂休息。这时，上级来命令调我回衡阳做工农工作，叶挺同志的意见须将部队带至长沙后，才肯叫我回衡阳。六月十九日，部队到了长沙。二十日郭亮同志来信调我回衡阳，我就到衡阳郊区担任区农协主席，并兼任总工会的组织委员，在唐朝英同志离衡巡视郴、永时，我任总工会的组织部长，衡阳市的治安巡逻总队也是由我负责领导。

一九二七年，第三国际派来苏联劳动代表路政同志，由广东彭湃、苏兆征两同志护送到郴州，准备到武汉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三月二十一日，陈佑魁同志要我带一个连去迎接，我是二十四日去的，二十七日才到郴州，四月初二日，把路政代表接到衡阳来，当天衡阳各机关部门，在雁峰寺召开欢迎会。路代表在欢迎会上作了报告。四月十日，武汉国民代表大会来电欢迎路代表去参加会议，我又带队护送路代表去株洲。在株洲，我同他分手时，路代表还对我说：这次革命会成功，现在的国际不象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那样。要我们坚定信心。五月二十一日下午

四点钟，许克祥就带队围攻我长沙近郊的农民自卫军，将自卫军的武装全部缴械。自卫队长彭平芝逃走了。当天湖南各处的邮电部门被封闭，音讯不通。就是李抱冰率队开来衡阳的教导师，尚无动作。二十一日夜，我农民讲习所的学生周奇同志得悉后，就不辞劳苦，两天两夜走了三百七十里，星夜由长沙赶到了衡阳，向陈佑魁同志汇报了情况。陈得此消息后，马上就召开党的紧急会议，我建议将衡阳的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及巡逻总队带出衡阳进到广东或广西边境，陈佑魁同志因没有上级指示就不同意，决定派我到衡山南岳整理工农工作。五月二十六日，我到了南岳。二十七日夜晚，衡阳就发生了事变。伪师长李抱冰在衡阳大肆捕杀我革命同志，解散我工会和农协组织，商民协会的负责人颜端，手饰工会的负责人陈芝贤，搬运工会的负责人张端生，党的负责人何玉霞、魏臻，郊区一乡的农会主席周起年，莲湖高小的校长曾克家，石鼓高小的体育教师邱海岚（共产党员）等同志，这次都为革命牺牲。

是夜，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同志派总工会委员长王球同志来南岳，告诉我事变的情形，闻之愤恨已极，报仇之火，燃烧于我的胸膛。我即与王球同志去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七月二十三日，郭亮同志要我回来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所以，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的当天，我就与王球同志赶回湖南，隐居在衡阳郊区七里井一带。王球同志从此与我失去了联系。我一个人在此发动群众把敌第八军第三十团团部的弹药库全部烧毁。我方只有宾少兰同志被捕，别无损伤。

继而，我又在衡阳北乡集兵滩罗家坪领导群众一千余人，打土豪劣绅。在这些群众之中，有以前扎在衡山石井潭的两个农民自卫队，一个是武楚雄领导，一个是陈镇东领导。不料，

这两个坏分子在打完土豪以后，在当天夜里就拐带所获之胜利果实到衡山伪政府投敌自首，叛变了革命。

一九二七年陈佑魁同志派黄常同志来，要我组织暴动。我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把四个支部发动起来。

1、北乡江柏堰地方支部，代名为江柏，
支书是屈祖锡；

2、坪田山支部，代名陈永昌，支书是陆联甲；

3、麻町支部，支书是肖绍涛；

4、麻尚前支部，支书是肖觉先。

这四个支部有戴今吾、刘云榜、刘云生等二百余人。暴动后，即夺取了衡阳石头桥团防局的步枪三十余支，作为建立工农革命军的基本力量。这时农民群众在我党正义的革命运动感召之下，由两百多人增加到七千多人，杀豪劣六十八名。衡山、南岳、界牌、北乡、麻町、元山、石头桥、西乡等处周围数百里的人民群众，相继而起，声势浩大，乡里的反动大豪劣，几乎全部肃清，伪团防局与我战斗月余，均节节失败。

十月二十七日，伪团防局见势头不好，就行施诡计，派伪团长陈栋生，一面将队伍埋伏在岣嵝峰，一面伪装到衡阳将军庙来投诚，要我部派人前往接收，同时又勾结我内部叛徒汪洋鼓励戴今吾多派干部到岣嵝峰收编投诚队伍。我知道其事不真，就阻止前往。戴怕失去良机，就率领夏明济、陆联甲、屈平喜、祝勋、祝惠球、肖觉先、刘云生、刘云扬、刘云寨、刘云堂、张芝生、朱志厚等十三人前往收编。到岣嵝峰后，伪团防队部还假装办酒席设宴，肖觉先同志见情况不对，就假装出去大便，公然就来了团丁一名持枪在厕所旁看守他，肖就从厕

所跳出脱险，团丁追赶不及，就大声喊叫，伪团防见机密已泄漏，就将屋内的十二个同志捆绑起来。十月二十九日，由陈栋生解到衡阳。三十日在演武坪枪决。这十二位同志牺牲了。

以后，陈佑魁同志要我兼任衡阳、衡山、湘潭三县边防书记，肖觉先任四团团长兼衡山县委书记。这时，我部队化整为零，分布在衡阳、衡山、湘潭一带打游击。

在衡阳西渡原由湘南特委陈佑魁命令成立的第九支部（九师三团的前身），是刘苍霖同志当书记，刘颂周同志当组委，张镜为宣委。在"马日事变"时，原支书刘苍霖、周志彤、王志大等同志，都能努力工作，奋勇直前。当敌人由衡阳经西渡退往邵阳时，就以徒手袭击，陆续缴获敌人步枪二百余支，为以后九师三团的基本力量。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该部奉命开往衡阳将军庙矮子岭宋香林家，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归我领导指挥，以何寅修任政委，朱崑山任参谋，朱克敏任第一团团长，谢熹任第一团政委，刘伊吾当支书。各处纷纷响应，我党同志就有王竭等二百余人集体参军。以刘保堂、张级升、刘仲山、周志彤、伍可模、程先启任营、连长。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改编告成。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夜，我率队进攻南岳，出奇突击，敌受大创，死亡数十人，负伤多人，缴获步枪一百余支。我方冯幼异，冯彬芹因负伤被捕，惨遭酷刑殉难。

二十二日夜两点钟，部队由南岳撤出，除将肖觉先同志率领的第四团留在衡山、南岳及衡阳一带（扎在衡阳向日峰）打游击外，我仍转回衡阳板桥、台源市、西渡等地与敌作战。而何寅修离队不归，叛变投敌。

板桥之役，我党同志刘仲山、张级升分途带兵由樟树坳左右

两翼出击，天将拂晓，直扑敌营，在枪林弹雨之下，同志们奋不顾身，毙敌数十名，缴获步枪一百多支，战马二匹，我方只有刘才竺同志一人被俘。

回往板桥时，又发生遭遇战，敌虽受挫，我因地形不利，转移西渡。在这里，我们召开了军事会议，检查以前战斗中的缺点，确定了以后的战斗计划，大家一致认为，伪团防部队是我军攻守中的主要障碍，应以消灭团防为主要任务。会议结束后，我军就与檀山嘴、演陂桥、洪罗庙、渣江一带的团防武装部队展开游击战。

在南岳方面，我一团被敌人阻截，就反攻台源市团防，沿蒸水左右两翼进攻，敌人闻讯仓惶逃跑，我们缴获弹药和军需用品甚多，并俘获伪官聂仁宣一名，就地正法，人心大快，各地工农莫不欢欣鼓舞，以迎我军。不料界牌方面的伪团防武装，乘虚进袭我驻银溪的一团留守人员，使我一团的留守人员几罹于难。

以后，我部由台源市移驻西渡，当地团防联合各地团队，围攻我军，我军沉着应战，奋勇杀敌，因敌我悬殊，我们就退到铜桥渡。

这时，何寅修公开在何键手下当侦缉队长，朱克敏、刘保堂自动离开工作。我为不使革命受损失，求得工作继续进行，就派张级升、曹镇湘到十连服务，周志彤、程先启到二连服务，并改变战略，由攻击改为防御，由阵地战改为游击战，同时又派蒋谦同志和曾杏元、刘培卿接洽，联络人员驻扎在五里牌，而这里反动间谍密布，环境十分险恶，陈建寅同志因机密泄漏，为党牺牲。五月，周步云亦被逮捕，八月殉难于县城北壕。

由于敌军日益增多，并联合团防武装向我进攻，我军因弹药不济，仍派刘树仁、聂金二同志到县请示，适料县委邓新民叛变，向伪公安局报密，刘树仁、聂金两同志因此被捕殉难。这时，刘培卿、曾杏元叛变，里应外合，使我军张级升、周志彬、蒋谦、程先后等同志先后殉难。在这危急之时，我革命信心无减弱，斗志未动摇。

一九二八年七月，我率队转至常宁五洞一带打游击。一九二九年四月，敌军联合常宁、祁阳、零陵、宁远、新田五县的团防武装围攻我部，历时四十余天，我部突围之后，就分散在江华白茫营、河路口及新田、济冲、瑶山一带继续进行游击战，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五日，项英副主席来信，要我到衡山、湘潭一带集合以前四团（肖觉先团）留下的零星队伍。我就到衡山坪里、凤凰山一带，把唐建寅、成名志、成兆发、朱福贤等同志集合起来，又到后山石井潭，湘潭小霞山等处把伍仁广、汤华翁、蒋选福、黎德和等同志集合起来，经大家联络，先后找出一千余人。六月十九日，我大军围攻长沙，二十一日，我也率队前往参加，在湘潭护湘关东山冲中途与何键的六十二师陶广的部队发生遭遇战，我右腹虽被子弹打伤，却仍率队继续前进。二十二日夜，到了湘潭河，敌军重重，我亦不惧。二十五日，省里大军退出，我也奉命撤回，仍分散在攸县主寨和衡山凤凰山一带，坚守原地打游击。这时，我住在凤凰山治伤，由于医治不及时，拖到九月始愈。

一九三一年七月，湖南伪清乡司令李琼派与我有旧交情的汤月秋来和我谈判，他说，只要我的部队由他改编，可以提出以下五条保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